

血花

罗国明 著

戴安娜·艾奇逊
女校大传

上

中国青年出版社

黄埔军校大传

上

血花

罗国明 著

陸軍軍官學校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新登字 083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黄埔军校大传/罗国明著.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4

ISBN 7-5006-5761-7

I. 黄... I. 罗... II. 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28872 号

*

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 发行

社址: 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 100708

网址: www.cyp.com.cn

编辑部电话: (010) 64034329 邮购部电话: (010) 64049424

聚鑫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700×1000 1/16 75.25 印张 6 插页 1000 千字

2004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2004 年 5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

印数: 1—6,000 套 定价: 98.00 元(上中下)

本图书如有任何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处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10)64033570

雄狮书店: (010)84039659

(目 录)

黄埔军校大传之 血花

第一章

- 孙中山避走“永丰”舰 (1)
- 白鹅潭恶浪 (9)
- 蒋介石千里投奔表效忠 (14)

第二章

- 巨人的宣言 (21)
- 赴苏“孙逸仙博士考察团” (28)

第三章

- 非常的南堤2号 (35)
- 到广州去 (42)
- “我要入学！” (49)
- 三电催蒋 廖仲恺最后下通牒 (59)
- 六百豪杰聚黄埔 (65)

第四章

- 集体加入中国国民党 (75)
- 蒋介石第一个站在大操场上 (82)
- 鲍罗廷和苏联红军顾问组 (90)
- “主义”高于一切 (97)
- “黄埔奇才”蒋先云 (103)
- 凭吊古炮台 (110)

军校的“慈母”	(114)
---------------	-------

第五章

26岁的周恩来 给政治部带来了一团火	(122)
他的演讲总是那样有魅力	(131)
蒋介石与周恩来不期而遇	(137)
《士兵之友》创刊	(142)
“血花剧社”	(146)

第六章

智截九千枪械	(153)
范石生扬言来袭	(159)
委曲不能求全	(166)
平商团众将士初显身手	(172)

第七章

两位夫人短暂的相叙	(181)
紫罗兰舞女引起陈洁如如此感伤	(186)

第八章

接纳“陆军讲武堂”	(192)
蒋先云陈赓贺衷寒初相识	(198)
周恩来与黄埔特别支部	(204)
“C·P”旗帜前左权庄严地举起了右拳	(210)
在到平岗医院的小路上	(216)

第九章

北京政变 冯玉祥电邀孙中山主和	(222)
孙中山在黄埔的最后一次检阅	(228)

第十章

广州告急 广东告急	(234)
蒋介石请缨	(237)
崭新的教导第一、二团	(243)
要塞司令部前的帅旗	(251)

第十一章

- 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 (256)
- 右翼军沿广—九路挺进 (263)
- 周逸群和“战地政治宣传队” (267)
- 东莞各界欢迎“东方的红军” (272)
- 前哨生擒袁九虾 (276)

第十二章

- 淡水城外列敢死队 (278)
- “革命军连坐法” (283)
- “先云不要管我，逆贼正待我们痛杀” (286)
- 击退洪兆麟反扑 (290)
- 不寻常的奖勉 (292)

第十三章

- 白芒花会议 (296)
- 奔袭 (301)

第十四章

- “我要见彭湃” (306)
- 国民党东江党务主任 (309)
- “农军”在定威将军府集合 (312)
- “来者不善” (316)

第十五章

- 一与十的遭遇 (321)
- 蒋介石下死命令“必须顶住” (325)
- 廖仲恺突然出现在火线上 (329)
- 蒋先云阵前抢王俊 (332)
- 林虎军孤注一掷 胡宗南立功 (336)
- 左翼部队终于赶到 (339)

第十六章

- 红湖宿营 (342)

“教导第一团万岁”	(345)
-----------------	-------

第十七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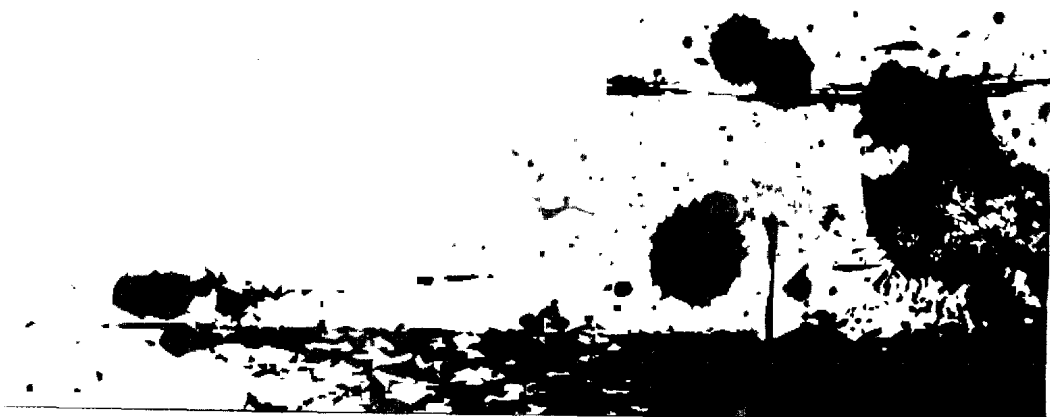
李之龙智取五华	(348)
困兽犹斗	(353)
军法	(358)
香洲兵变	(363)

第十八章

国丧	(367)
蒋介石痛哭失声彻夜未眠	(373)
汪精卫千里造访	(376)
一个假意 一个真情	(380)

第十九章

杨、刘叛乱	(384)
急回师周恩来遣陈赓广州城探敌	(389)
张治中率三期生在猎德登陆	(394)
民心所向	(397)
迟到的曾万钟部照“收”不误	(401)
胡谦再摆“空城计”	(404)



(第一章)

孙中山避走“永丰”舰

1922年6月，广州，一个异常闷热的傍晚。

街两旁的许多店铺，打下午四五点钟就早早把门关上，往日熙熙攘攘的人流和沿街叫卖的小贩不见了，代之而起的是四处明显增多了的军警、岗哨，偶有几辆卡车满载着全副武装的士兵，响着长长的、急促的喇叭，从街头疾驶而过，卷起一阵阵遮天蔽日的尘土。

天空是昏沉沉的，从西南方向涌来的大团云层，在广州上空聚集着、挤撞着。云团深处，一只苍鹰挣扎着从苍穹里冲出来，搏动着它那巨大然而精疲力竭的双翅，返身又向那不可遏止的云头迎上去，迎上去，眼看着已超越其上了，忽然，却猛地从那云头上面斜刺着栽下来，在那团云层后面隐没了。

人心惶惶。如果形容当时广州所处的情态，没有比这四个字更恰当的了。

市郊观音山下，中华国民政府大总统府前，一辆挂军用牌照的黑色轿车嘎然而止，未待停稳，大本营陆军总长程潜一身戎装从后座里出来，急速登上台阶，通过总统府后连接粤秀楼的木质栈桥，径直来到楼上孙中山和宋庆龄的临时住处。

“报告大总统，卑职刚刚从郑仙祠叶举的司令部出来，我本意原还是想去劝谏他们，效忠总统，顾及北伐大局，国之大局，不可擅自驻兵广州，

动摇人心，威慑政府。叶举当面向我表示说：‘总统乃吾辈之父，吾辈儿子必当服从父命。今总统要吾等率兵回防，吾等两三日必遵令回原驻地。’可是，我发现陈军的将领如翁武亮、熊略、陈炯光、杨坤如、罗绍雄、何国梁、邱耀西等都已集聚在那里，叶举的司令部里里外外甲兵遍置，杀机毕露，我已看出叶举纯属口是心非。另据确切情报，原驻淡水亲近陈炯明的18营湘兵，下午也已紧急调进了城，并且布置在东堤至观音山之间的要道上，只怕叶举这畜生会抢在大总统返回韶关之前动手。从安全起见，大总统和夫人最好现在就离开这里。”

孙中山正在对秘书林直勉吩咐着什么，孙中山说一句，捧着夹子的林直勉赶紧在纸上记一句。旁边，宋庆龄与辎重队长陆志云及两个仆人，正忙着收拾行装，准备明天一早，在西村火车站乘开往韶关的总统专列离开广州。

自6月1日，根据廖仲恺的多次密电，迫于作为政府后方基地的广州当时所面临的危急形势，孙中山不顾胡汉民等“回省危险”的劝告，为安定前方军心、后方人心，也为了对当时身兼中华民国政府内务部长、陆军部长、广东省省长、粤军总司令四要职的陈炯明做最后的争取，他率领小部分卫士毅然回到广州，以一个伟人的胸怀和大度，派汪精卫及内政总长居正作为自己的代表，亲往惠州百花洲劝谕陈炯明，并承诺：陈炯明只要不阻挠北伐、威慑广州，“当界以两广巡阅使”要职，一如往日般信任和倚重。他还以慰劳伐桂有功将领的名义，亲自设宴邀请叶举、洪兆麟等陈军将领，期望在席间通过倾心相对，消除隔阂，共谋北伐统一中国的伟业，叶、洪等人却拒不出席。孙中山于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只好在总统府举行有《晨报》、《国民日报》等驻广州数十家新闻单位参加的记者招待会，历数北伐进军的胜利形势，讲述北伐将士们在前线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呼吁舆论界对陈家军晓之以理，施加压力，迫使其顺应民众之愿望，顾全北伐大局，及早撤离广州。半个月来，孙中山在对待陈炯明军的问题上，诚之所至，几与肝胆。虽此努力尚未有任何实效，但若真如外界相传，叶举等擅入广州，对国民政府诉诸武力，公开叛变；孙中山觉得，作为自己在护法运动中苦心培养起来的陈炯明及其所属部队，还未必就敢走到这一步。正是基于这种考虑，既然陈炯明军问题一时难以获得解决，

孙中山决定明天还是先赶到战事正吃紧的北伐前线去。

孙中山听程潜报告完，愤然道：

“我回广州，随身只带少部分警卫，此足以表明我对陈炯明之信任。他对我虽有不利之阴谋，亦何须用兵？如果胆敢称兵作乱，甘为叛徒，则人人可以杀他。我身为大总统，负全体国民之托，有平叛责任。如果力量不足被叛逆所害，正是我为国牺牲的机会，岂能临难苟免，贻笑中外，玷辱国家？”

天黑以后，担负大总统府警卫工作的叶挺营五连驻地，气喘吁吁地跑来一个叫何鸭子的叶举部队士兵，一见到他的同乡好友、五连排长李洁枝，急得语无伦次地称，今天晚饭后，他们每人加发了10颗子弹，又发了一条夜间识别标记，说是夜里要去打仗。后听到军官们埋怨：“不是说好了明天早晨在西村火车站打孙大炮的专列吗？为何又变成夜间去端大总统府了？”那士兵说着，从口袋里扯出了条黑白相间布带。李洁枝一听，觉得情况十分重大，立即拿着识别带，将情况报告叶挺和警卫团长陈可钰。陈可钰闻讯后丝毫没有迟疑，立即将这一情况直接报告孙中山的副官马湘。

与此同时，韶关前线胡汉民派人送来急信。送信人是胡汉民的侍从参谋苟渠和一名卫士，二人一进屋，双双在孙中山面前跪了下来。

“胡长官万嘱，大总统须立即离开广州，陈炯明与吴佩孚的勾结已被确证！”

孙中山将信拆开，内中除胡汉民的一封亲笔，揭露陈炯明与吴佩孚相约吴在北方驱除徐世昌，陈炯明在南方推翻孙中山，然后，北吴南陈合璧江山，吴佩孚为总统，陈炯明为副总统，共主中国政局。其步骤是：“以黎元洪复位为第一步，藉黎之昏懦，利用废督裁兵，打倒曹锟以下各省督军，不成则黎受其祸，再利用国会急选总统，有机（会）则吴、陈出场，机（会）未熟或举伍廷芳、蔡元培文人为正副总统，为吴、陈暂时之过渡。”

随信还附有陈炯明与吴佩孚部将陈光远的几封往来密电。这几封电报，都是北伐军许崇智部在攻克虔南、赣州时从吴军的司令部中搜获的。

虔南搜出陈光远给洪兆麟等命令：

“我军宜严守云南，抵抗孙文所属军队，不使拦入江西境内。我联防

军陈司令所部各军，已由惠州集中，定期夹攻孙文军队。”

赣州搜出吴佩孚抄示陈光远给陈炯明11日电：

“前与尊处所定夹攻孙军计划皆未照行，本月7日，虽击败孙军，逐退敌人，距赣州城30余里外。但敌增兵前进，志在得城。赣州一失，全局即难收拾，务于本月15日以前，照得所订计划，否则所订南北正副条件，概作废纸。”

赣州搜出陈炯明给陈光远电：

“贵军宜繁兵云南，予由惠州夹击，必操胜算，对许崇智所部及其本身，务取完全消灭主义，对黄大伟、李烈钧等军，实行缴枪解散。”

陈光远同日晚复陈炯明电：“云南地方寥阔，赣军不敷分配。今引孙军深入，赣城险固，死亡必多，足下从后夹击，敌必首尾不顾，是为上策，望尊处照办。”

“……”

孙中山的脸由白变青，又由青变白，抖擞的手猛地将信和那几封电报砸在小茶几上。他不敢相信，他简直不敢相信，眼前这一切竟全都是事实。

一直站在旁边的参军林树巍说：“大总统，若是按计划明天早晨离开，肯定不行了。陈家军抢在今天晚上，即大总统离开广州前即要动手，旨在加害于大总统。这一点，现从我们接到的各方面情况看，已信无疑。街上，已经出现了请大总统下野，拥戴陈炯明登基，并要求民众勿得恐慌的布告，叶举、洪兆麟等陈家军队，自下午到现在一直在城内频繁调动。危险即在眼前，大总统还是现在就离开这里为好！”

可是，孙中山断然拒绝，说：“竟存恶劣，当不至此。”

16日凌晨2时许，侦探再一次来报：“粤军各营，炊事已毕，约定2时出发。并声言备足银两20万，以为谋害孙中山之赏金。且言事成，准各营兵士，大放假3日（按：大放假即粤军抢劫之暗语）。总统府周围，亦已发现诸多身份不明之人在游动。”

侦探言犹未尽，粤秀楼上，远远已经能听到郑仙祠陈军出发的号音。同时，白云山、瘦狗岭等几个方向，如地动山裂般，响起了隆隆的炮声。有几发炮弹先后在总统府前面和围墙边爆炸。震得粤秀楼也摇晃起来。

马湘等众人都在孙中山面前跪了下来，齐声请求：“大总统身负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万不敢有半点意外，恳请立即离开这里，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宋庆龄也在地上跪了下来：

“先生还是听从大家的劝告为好，陈炯明的叛变现在已成事实，进攻已经发起，一切，只有待先转移走后再作计较。”

孙中山绝望地瘫坐在椅子上，听着楼外越来越密集，越来越近的炮声，眼前忽地涌出一片湿润，口里喃喃地，竟半天未说出一句话。他双手扶住与他从未分离过的宋庆龄。

宋庆龄捧住孙中山的手，却不肯起来：

“现在形势已十分危急，先生责任重大，避难宜以最快速度，不可有半点拖累。我若与先生同行，必然要慢些，而且，极易被满城的陈家军队认出来。所以，还是请先生先走，勿以我为念，我和众人暂留在这里，对陈军也是个牵制。”

宋庆龄说罢，早有侍卫拿来了一件长袍，以及听诊器、围巾、眼镜等物，宋庆龄亲手为孙中山一样样穿戴好，把孙中山打扮成一个出诊大夫模样，催促林直勉及几名卫士与孙中山快快离去。

孙中山走到门口，忽然转过身来，一把将宋庆龄搂在怀里。他明白，此时此刻，宋庆龄继续留在这里，面临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危险。他更明白，直到前几天他才知道的，他与宋庆龄共同生活几年来，如今，宋庆龄腹中已经孕育着属于他们的小生命，在这万分危急的关头，他怎忍心自己离去，而把宋庆龄留在这里。可是，宋庆龄晓明大义，讲的话句句在理，眼下，如果想一起转移，确实会平添许多困难，很容易被陈家军认出，落入陈军之手。

孙中山把马湘、陈可钰叫到跟前，满含期望地说：

“马副官、陈团长，夫人就托付给二位了。我此去如果能顺利登上‘永丰’舰，最迟于正午12时，即会令该舰向叛军发炮。那时，如果情况许可，即可指挥警卫部队护送夫人一起往外突围！”

“大总统放心，我马湘会尽一切努力保证夫人的安全！”
陈可钰说：“大总统快走，这里的一切交给我们就是！”

陈可钰言毕，和马湘同时向孙中山敬了个礼。

孙中山在林直勉的引导下，出粤秀楼后门，下了山坡，沿一条僻静的小巷径往长堤天字码头走去。为缩小目标，避免引起叛军注意，孙中山随身只带了3名卫士，另有林直勉、林树巍、副官甄元心相随，一行7人，不乘车，除孙中山外，其他人一律陈军装扮，并每人都佩有下楼前刚刚制作起来的与叛军一样的夜间识别带。

走过两条小巷，前面就是文德大街。街上人声、枪声混成一片，到处布满了陈军的岗哨。

孙中山等刚上大街，就被一个小头目模样的叛军军官和几个士兵拦住了。

“哪部分的，怎么到我们这里来了？”

叛军军官瞟了一眼他们胸前的识别标记问。

身材高大的甄元心走到前面答话：“自己人。咱们长官昨天晚上听说要打总统府，就没有睡觉，多喝了两杯，倒喝得醉不醉，醒不醒的，捂着肚子直叫娘。我们这是奉命出来请大夫的。”

叛军军官似信非信，把眼睛贴近了往林直勉几个人身上看，又开始打量戴着眼镜、挂着听诊器，脖子上围一条围巾的孙中山。

甄元心见状，为了尽快离开那里，以免发生意外，靠上去主动给那叛军军官递了支烟，点火，然后，对孙中山和林直勉等大声呵斥道：“你们愣着干吗？长官还在家里等着，耽误了时间，小心你们有几颗脑袋。”

林直勉会意地狠狠推了孙中山一把：“走，快去给咱们长官诊治。”

就这样，他们顺利地从小巷里，从叛军军官的眼皮底下闯了过去。

穿过文德大街，前面是一座老式四层楼房，还没等他们走到跟前，一颗炮弹落在第三层的一个阳台上爆炸了。随着一片火光，被炸毁的阳台和屋顶上碎砖烂瓦纷纷向路中央溅落下来。紧接着，附近又落下几颗炮弹，一个卫士猛地把孙中山按倒在地，自己的肩膀却被一块瓦片砸伤，其他几人或纷纷卧倒在地，或紧紧贴墙根站着再不敢动一下。直到叛军炮火转向别处，孙中山等才又从地上爬起来，快速穿过几条僻静的小巷，终于来到了珠江岸边的天字码头。

长堤上,叛军的警戒显然松多了。但是,码头没有一艘船只。

甄元心提出,让孙中山和其他人暂先隐蔽在码头附近,待他沿长堤往前去找船只。

孙中山果断地说:“不去找了,西边不远,我们赶快到海珠海军司令部去想想办法。”

海珠海军司令部里,几名忠于孙中山的海军军官聚集在那里,正不知如何对待眼下城里发生的一切,正不知陈炯明的叛军是否已经攻进了总统府,孙大总统是否安全从总统府里撤了出去。此时,见孙中山、林直勉等人突然出现在眼前,既惊又喜。当下,把孙中山紧紧围了起来。

孙中山简单询问了海军司令部里的有关情况,得知司令部的建筑无法承受炮火的轰击,留在这里同样很危险,当即令海军司令部值班人员调来一艘小汽艇,决定撤退到停泊在珠江江面的那几艘军舰上去,领导忠于他的海军官兵,同岸上的陈炯明叛军作斗争。

东方的天际渐露鱼肚白时分,孙中山一行顺利登上了“楚豫”号军舰。

孙中山登舰后,没有到舱里去休息。他站在“楚豫”号前甲板上,回望广州市内。此时,只见炮声隆隆,火光处处。以总统府、粤秀楼为中心的观音山一带,不时传来强烈的爆炸声和一阵紧似一阵的机枪声,担负总统府守卫任务的警卫部队正与叛军展开激烈的战斗。他自己是撤出来了,但他的心仍然留在岸上,留在观音山下的总统府和粤秀楼里。

当时,根据陈炯明的叛变部署,熊略担任总指挥官,其各部具体分工为:熊略部控制农林试验场至长堤段;杨坤如、陈炯明部等,于沙河和白云山一带实施警戒、搜索;杨坤如属下一部攻击石井兵工厂;钟景棠部攻击牛山、鱼珠炮台,并监视黄埔各舰;何国梁部占领财政厅及天字码头;陈德春部控制黄纱粤汉路一带;最为重要的攻击总统府任务,由洪兆麟属下的李云复担任。攻击发起后,随着不间断的炮火掩护,洪兆麟一面指挥数千名叛军,向总统府和粤秀楼发起一次次猛烈的冲击;一面派人点火烧毁连接总统府和粤秀楼的栈桥,并在观音山下所有的通道上都设置了路障,旨在切断孙中山退路,即使孙中山由卫士掩护乘车往外冲,也便于实施阻击,置孙中山于死地。

担负总统府守卫任务的警卫团叶挺营和薛岳营的两个连,在兵力极其悬殊的情况下,面对叛军一次又一次的轮番冲锋,为了拖延时间,给叛军造成孙中山仍还在总统府里的假象,以迷惑叛军。他们利用总统府四周的围墙作依托,叶挺又令人将原存放在总统府里尚未开箱的几挺轻重机枪全搬出来,加以组装,配置在总统府前的露天阳台和楼顶上,由配属作战的团机枪连连长张猛亲自指挥,组成一道强有力的火力网,给叛军以大量杀伤,始终未让叛军接近总统府一步。

在形势最危急的时候,担负粤秀楼守卫任务的大本营卫士队死伤过半,粤秀楼和通往总统府的栈桥上大火熊熊,马湘果断决定,放弃粤秀楼,所剩人员护卫宋庆龄通过岌岌可危、全被大火封锁了的栈桥,撤退到建筑较坚固,抵抗力量较强的总统府里。

叛军对总统府连续冲击了两个多小时,在总统府前的开阔地上,四周的围墙外,到处堆满了叛军的尸体。洪兆麟眼见实在无法攻进去,在16日上午10时宣布暂停攻击,转而派人请始终表示中立的广州卫戍司令魏邦平出面与警卫团谈判。最后,经魏邦平所派军使马毓藩与陈可钰达成5条协议:(一)双方停止敌对行动,立即停火;(二)切实保全总统府的公文公物;(三)绝对保护总统府人员生命财产的安全;(四)将总统府守军的军械全部移交粤军总指挥部接受;(五)守军官兵由粤军总司令部发给适当的旅费遣散。陈可钰考虑到大总统早已撤走,眼下外援断绝,子弹快打完了,总统府内的水电和粮食供应也已断绝,约定下午4时警卫团退出总统府,洪兆麟部队为警卫团和总统府人员的撤离让出一条路。

为了确保宋庆龄的安全,防止陈家军在警卫团和总统府人员撤退时大打出手,马湘专门找来几件肥大的雨衣,让宋庆龄和总统府内另几名人员作了相同的打扮,化了装,用雨帽掩了头脸。10多名身强力壮的卫士紧紧随伴在宋庆龄前后。

下午3时50分,按照约定,警卫团将枪械悉数交了出去,并由粤军总指挥部派人接收后,将总统府前院的两道铁门打开。但当撤退人员大部分还没有走下台阶,早已埋伏在四周的叛军竟不顾信义,突然开枪对警卫团和总统府人员进行阻击,更多的叛军趁势从总统府的后门冲了进去,对总统府内的枪弹、财物,大肆抢掠,连孙中山存放于财政次长(代财

政部长)廖仲恺保险柜中的大量外交机密文件,也被叛军们劫去烧毁。

警卫团和总统府所有人员被一冲而散,死伤无数。马湘挟起宋庆龄,在左右几名手无寸铁的卫士保护下,趁乱冲出叛军的重围。先是躲进了一个院子,藏在一户靠糊火柴盒营生的市民家中,很快闻说陈家军在冲进总统府后,见孙中山和宋庆龄都已不在,又开始在广州全市挨门逐户进行大搜查,扬言一定要把孙中山和宋庆龄捉拿到手。宋庆龄为不让那户人家受惊,或遭连累,又经过化装后,转移到她原在岭南大学时的一位同学家中。

白鹅潭恶浪

总统府失守的消息,孙中山是16日晚间才得到证实的。那些忠心耿耿跟随着他,护卫着他,经过整整一天的激战,如今已经全被打散了的警卫团官兵呢,他的夫人宋庆龄、副官马湘呢,此时,他们都在哪里?孙中山都不得而知。

孙中山不会忘记,凌晨离开粤秀楼时,与陈可钰约定好了的,他如果能顺利登舰,最迟时间中午12时,他将指挥舰队火炮给叛军以反击,给坚守在总统府的陈可钰他们以支援。可是,他没有做到。早晨,当他一登上这艘“楚豫”舰,他的第一件事就是叫来了“楚豫”号舰长邵白水,要邵白水:“令舰队先发炮,攻击在省叛军,以示正义之不屈,政府威信犹在。”邵白水点头哈腰,连声称“是”地走了。可是,始终未能听得炮响。约莫过了一个时辰,邵白水才仍然是那副卑躬模样地回来报告,“前后甲板主炮均严重故障,火炮技师患红痢疾已经上岸近一个月了”。孙中山又命令其他各舰发炮,可是,舰上的炮弹不是缺少了引信,即是因其他原因难以打响。派出往石井兵工厂运炮弹的快艇一去半日,总不见返回。整整一天,耳听得观音山那边的炮声、机枪声一阵阵由疏到密,几次渐渐停息下来,孙中山急得在甲板上直打转。

一次非同寻常的军事会议在长洲要塞司令部开始了。

孙中山亲自主持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原大本营的居正、林树巍、甄元心、林直勉,海军司令部几名忠于孙中山的军官,“永丰”、“楚豫”等11艘

军舰的舰长,长洲要塞司令马伯麟,以及广州卫戍司令魏邦平派来的代表唐驹。海军司令温树德借故未来参加会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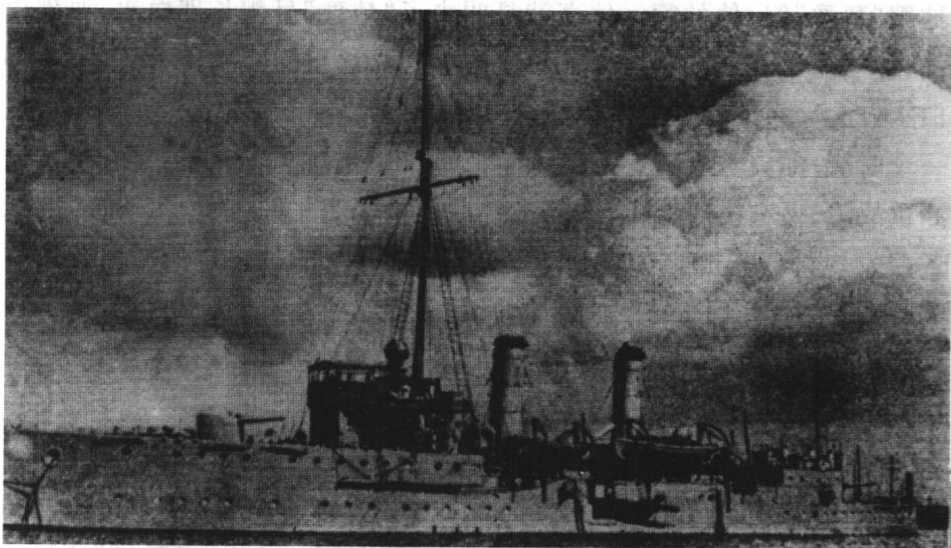
孙中山抑制住悲痛的心情,说:

“诸位,现在请大家到这里来,今天,广州城里发生的事情,想必诸位都已经知道。陈炯明背叛于我,竟采用这种恶毒手段,是为黔驴技穷,千夫所指。现在,总统府虽然已经被叛军占领,但正义犹在,政府与叛军战斗到底的决心是永远也摧不垮的。我作为政府合法的总统,只要一息尚存,决不与陈逆有半点妥协。现在,我已令人发电北伐前线,召李烈钧、许崇智等部迅速回师广州。诸位都是与政府生死与共之同志,现在一定要坚守各自的岗位,同仇敌忾,消灭叛逆,以彰法典。”

接着,参军林树巍介绍了广州市内陈军的兵力及其部署情况;邵白水则报告,运炮弹的快艇刚刚回来,由于石井兵工厂已为叛军占领,一发炮弹再取不出来。快艇上午是直接往虎门要塞去了,凭孙中山的手令,在那里借回了1000发炮弹。

会议决定17日首先向叛军发起反攻,集中尽可能多的军舰,依靠军舰上的大口径火炮,对岸上叛军的工事和据点进行轰击,广州卫戍司令魏邦平则伺机出动地面部队以为内应。

17日上午10时,孙中山转登指挥舰“永丰”号,亲率“永丰”、“永翔”、



孙中山所乘“永丰”舰